

甘肅民國日報

創刊七十七週年紀念

本報地址：重慶市中二路

電話：二六四六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號九四七九七證登部政郵中

號零六一路國民 址社

八四九〇號掛電 號九四九七話電

元百貳幣國售張大一日今

東北共軍夏季攻勢 松花江南展開激戰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東北共軍夏季攻勢，係分三路向公署進攻，目前共軍大部進佔松花江南，水吉北線新吉，已被攻陷，共軍大部進佔松花江南，水吉北線新吉，已被攻陷，共軍大部進佔松花江南，水吉北線新吉，已被攻陷。

新蒙間戰爭持續 吐絲口國軍繼續攻進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新蒙間戰爭，自吐絲口國軍繼續攻進，吐絲口國軍繼續攻進，吐絲口國軍繼續攻進，吐絲口國軍繼續攻進。

冀境收復涿源迫阜平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冀境收復涿源迫阜平，冀境收復涿源迫阜平，冀境收復涿源迫阜平，冀境收復涿源迫阜平。

上海學潮 相繼發生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上海學潮，相繼發生，上海學潮，相繼發生，上海學潮，相繼發生。

監委選舉及罷免法 立法院通過施行條例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監委選舉及罷免法，立法院通過施行條例，監委選舉及罷免法，立法院通過施行條例。

重慶市立圖書館 館址：重慶市中二路 電話：二六四六

火車輪船 又安又便 火車輪船，又安又便，火車輪船，又安又便。

自由助學 贈馬鳴遠 自由助學，贈馬鳴遠，自由助學，贈馬鳴遠。

台省正式改制 魏道明昨視事 台省正式改制，魏道明昨視事，台省正式改制，魏道明昨視事。

國參會二次大會 廿日舉行開幕式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國參會二次大會，廿日舉行開幕式，國參會二次大會，廿日舉行開幕式。

主席檢閱 傘兵部隊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主席檢閱，傘兵部隊，主席檢閱，傘兵部隊。

張自忠 殉國七週年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張自忠，殉國七週年，張自忠，殉國七週年。

巡視南疆歸來 張主任談觀感 巡視南疆歸來，張主任談觀感，巡視南疆歸來，張主任談觀感。

新任農林部長 左舜生昨視事 新任農林部長，左舜生昨視事，新任農林部長，左舜生昨視事。

陳啓天部長經部未確定 陳啓天部長經部未確定，陳啓天部長經部未確定。

專科以上畢業學生 總考交由校方決定 專科以上畢業學生，總考交由校方決定，專科以上畢業學生，總考交由校方決定。

尼泊爾訪華團 今日赴杭遊覽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尼泊爾訪華團，今日赴杭遊覽，尼泊爾訪華團，今日赴杭遊覽。

好萊塢 成了共黨 活動中心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好萊塢，成了共黨，活動中心，好萊塢，成了共黨，活動中心。

純係謠言 外匯調整匯率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純係謠言，外匯調整匯率，純係謠言，外匯調整匯率。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社論 美蘇能夠合作嗎？ 社論，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美蘇能夠合作嗎？

【本報重慶十六日電】美蘇能夠合作嗎？美蘇能夠合作嗎？

期 一 第

看不見的傷痕

「誰來伺候他進來？」他說。

上等的藥，進來的這個人，是社會最醜惡的社會人士。他穿着白色的面孔，及神經病的舉止，表示了他身體上的痛苦。他用那副帶着他的右手，雖然他能抑制他的表情，而令人心痛的呻吟聲音，常常露出從他的嘴裏吐露出來。

「靜坐，我能給你醫治什麼呢？」

「由於我的右手而引起的痛苦使我失眠——假使有了。我不知道是什麼病。它可能是毒菌，或是其他可怕的疾病。常說，除了這種疾病發覺以外，它還不太好找呢。我會沒有一點別的幫助，它使我太痛苦了。甚至至使與時增加，我也不堪忍受，我寫想來就希望你去診察，假如我患此症那時，我希望你來。」

「你到這裏來，我到這裏去。」

「此時，病人已不能回答，但他的眼裏中已充滿了眼淚，消事實足够客觀的問話。

「它是奇怪的病，我看不見什麼。」

「我也看不見，但是這痛苦仍舊在遭兒，我痛願死也不願繼續受這種痛苦？」

「這皮膚是很健康，的運動脈是合乎正常的，並沒有輕微的發炎或是腫脹。它像任何正常的手一樣。」

「在這點上，我想，它有點發紅。」

「在什麼地方？」

「這裏來，在他的腕背上，畫一個大約有英國小銅幣大小的一個圓。」

「遵兒。」

這醫生看了這人所說的病人，現在他所診視的病，心是一個精神錯亂者。

「你要停留在這裏幾天之內，我一定機械。」

「為什麼不？」

「因為你的手沒有病，它和我的手一樣的健全。」

「你好象以為我是也精神病，或者以為我在欺騙你。」

這病人一邊說一邊從他的皮夾裏拿出一張價值一千英鎊的紙幣，放在桌上。

「你看，我是否誠意？爲了這病，我準備三十個銀鎊，足以證明這事情是很嚴重的，請動手手術吧！」

「即使你給我世界上所有的金錢，我也不能用外科的刀子割一個健全的。」

「為什麼不？」

「因爲這不合職業上的道德。全世界的人將認為你是一個骗子，並且譴責我利用你的弱點，圖我的錢，或者害示我不能够診斷出一個小敵人。這位病人看到這般人的情形而感到驚惶，當這外科醫生用手刀在他的膝背插上插入了一根針。他急叫：『別刺！』他立刻割斷了腳腕。」

「既然你認爲必須除掉它，好吧，我替他就是了！」

他於是動手術，當他要是準備施手術時，他勸那病人轉頭時，因爲人們通常都怕看見他們自己的血液流：『不必要。』那人說：『你必须指示應該割去哪裏邊。』

這病人指點着臂間刀，並對於開刀的術很能忍受，他的手從囊攣過，當這圖點經科業士很快地時，他吐一口便快活的嘆氣：

「好像一個重負已經從我的肩上一掃而空。」

外科醫生問道：

「在你不感到任何苦痛

賊克家

自由
是指着肚皮
給它取的一個小名

你誇它
多美好
多乖

我就好像產它的母親
痛苦得不能再忍耐

碎石

芭林。

已經消失了。並且由
閉門而引起的輕微的
激，好像是要吞熱煙
枝的一陣輕微的涼風
多流點血，不要緊，
反能使我心身舒服。

病者的傷處很緊
擱帶後，他顯然是很
樂，又很滿意了，和
時變成了另一个人了。
他很感激的用左手攏

碎石

芭林。

「的確，我是很激你的。」

外科醫生的手。

經過手術以後，

位醫生時常到他的旅裏去探望他的病狀。爲時常見面，他知道在這個鄉村裏，只有高的地位。他是一個者，也是一位很有修的人，並且是還地方望族之一。

當病人全然健康後，他回到他的家鄉。

三星期後，病人出現在這外科醫生的療室內。他的手又用布捆着，仍是在原先經歷過手術的地方。

他指着兩大腿中間的圓點，但是當外科

天不晴朗
陰霾的日子，過不完雨夾着

路永遠泥濘
但蝸牛般的爬行且增加了速率……

二、

不會林子有風雨
不論原野有塵砂而我們對明天理想一片淨潔太陽的步履毛刷去了流黃大地的霧

三、

今天，我們的工作是建築
創造一座生活的堤岸
把財富者底金銀滾成乾的滾滾
輸引到貧賤者的田地裏……

於更痛苦了。

他的臉青着，嘴裏蠕蠕的，並且在他的兩頰上，燃着一些冷汗。他垂着個怔怔的臉，爲使外科醫生注意他，他歇歇的抬起他的右手。

「天啊！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你別的不够深，」他呻吟着，「它甚至於比前更痛了。我幾乎完了，我不希望麻煩你了，所以我忍耐着，但現在，我實在沒辦法再忍耐，請你再替我施行手術。」

外科醫生診察那個曾經施行手術的圓點，依然是健全的，並且覆蓋着一層結實的皮膚，可受處方手部的按摩，

「親愛的醫生，我不願作任何的懷疑，並我希望不要帶着它的，能到我的墳墓裏，或何其他的地方去，我望你能知道我可怕的厭惡。現在它的發覺，我已第三次了，我不意爲它而痛楚，我所以能忍受痛楚，所以的方法，我已用了，作一個臨時在那兒，作一個臨時的急救，我的痛症可以抵住我的疼痛。」

「六個月以前，是一個良藥的人，

原苦對祇存病顯我外當一與我內我

院子的門口開始就看見一個長得高高大大，像個大老爺的，他留着一頭花白頭髮，穿着藍布長衫，腰裏繫着條黑帶子。他走上前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一邊，低聲對我說：『你別怕，我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陣發毛，但還是沒敢動。他又拉着我走到那間屋子裏，把我放在炕上，然後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喘着粗氣。他看着我，眼裏閃爍着淚光，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聽了，心裏也不禁酸酸的，眼眶裏也湧起了淚水。

他接着對我說：『你現在就住在這裏，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告訴我。』我點點頭，不敢再說話。他看了我一眼，又嘆了口氣，說道：『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我聽了，心裏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運將和這個家緊緊地綁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門去。只見院子裏圍着一群人，都在吵吵嚷嚷的。我好奇地走了過去，想看個究竟。原來是隔壁家的王大爺家出了事。王大爺的老婆，也就是王大爺的小老婆，她昨天晚上睡不寧靜，今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幾處紅腫的地方。王大爺一看，嚇壞了，趕緊叫了幾個醫生來看。醫生們檢查後，說是受了涼，加上火氣太旺，才會這樣。王大爺聽了，心裏更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圍在王大爺家門口，看着那些醫生忙忙碌碌的樣子。王大爺不時地向我這邊看過來，眼神裏充滿了焦慮和不安。

第三天，天氣晴朗了一些，但我心裏卻一直悶悶不樂的。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想起了那個對我說『你是你爹』的男人。他的樣子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還有，他說的『你受苦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翻滾着，讓我感到越來越迷茫。我決定去找他問清楚。我來到那間屋子，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讓她幫我轉告那個男人。老婦人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等了半天，也沒見到那個男人的影子。我又去了幾次，結果都是一樣。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覺得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發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我。我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個男人。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沉默了好幾秒鐘，才開口說道：『你找我？』我點點頭，問道：『你就是……』他打断了我，說道：『我就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震，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看着我，眼裏闪过一抹不易察覺的光彩，然後說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個好地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跟了他。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來到一條狹窄的小巷裏。小巷的兩旁都是高牆大院，顯得格外幽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顯得那麼沉重。我緊跟着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不安。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兒，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就這樣，我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停下來，回頭看着我，說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除了幾棵枯樹和一些破爛的房子，別的一無所有。我感到更加害怕了，想要轉身逃跑，但他卻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拉向他身邊。他低聲對我說：『別怕，這裏很安全。』我聽了，心裏雖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裏佈置得很簡單，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把我和他一起住進來了。他看着我，眼裏閃爍着淚光，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聽了，心裏不禁酸酸的，眼眶裏也湧起了淚水。

他接着對我說：『你現在就住在這裏，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告訴我。』我點點頭，不敢再說話。他看了我一眼，又嘆了口氣，說道：『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我聽了，心裏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運將和這個家緊緊地綁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門去。只見院子裏圍着一群人，都在吵吵嚷嚷的。我好奇地走了過去，想看個究竟。原來是隔壁家的王大爺家出了事。王大爺的老婆，也就是王大爺的小老婆，她昨天晚上睡不寧靜，今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幾處紅腫的地方。王大爺一看，嚇壞了，趕緊叫了幾個醫生來看。醫生們檢查後，說是受了涼，加上火氣太旺，才會這樣。王大爺聽了，心裏更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圍在王大爺家門口，看着那些醫生忙忙碌碌的樣子。王大爺不時地向我這邊看過來，眼神裏充滿了焦慮和不安。

第三天，天氣晴朗了一些，但我心裏卻一直悶悶不樂的。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想起了那個對我說『你是你爹』的男人。他的樣子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還有，他說的『你受苦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翻滾着，讓我感到越來越迷茫。我決定去找他問清楚。我來到那間屋子，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讓她幫我轉告那個男人。老婦人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等了半天，也沒見到那個男人的影子。我又去了幾次，結果都是一樣。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覺得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發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我。我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個男人。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沉默了好幾秒鐘，才開口說道：『你找我？』我點點頭，問道：『你就是……』他打断了我，說道：『我就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震，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看着我，眼裏闪过一抹不易察覺的光彩，然後說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個好地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跟了他。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來到一條狹窄的小巷裏。小巷的兩旁都是高牆大院，顯得格外幽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顯得那麼沉重。我緊跟着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就這樣，我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停下來，回頭看着我，說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除了幾棵枯樹和一些破爛的房子，別的一無所有。我感到更加害怕了，想要轉身逃跑，但他卻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拉向他身邊。他低聲對我說：『別怕，這裏很安全。』我聽了，心裏雖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裏佈置得很簡單，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把我和他一起住進來了。他看着我，眼裏閃爍着淚光，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聽了，心裏不禁酸酸的，眼眶裏也湧起了淚水。

他接着對我說：『你現在就住在這裏，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告訴我。』我點點頭，不敢再說話。他看了我一眼，又嘆了口氣，說道：『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我聽了，心裏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運將和這個家緊緊地綁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門去。只見院子裏圍着一群人，都在吵吵嚷嚷的。我好奇地走了過去，想看個究竟。原來是隔壁家的王大爺家出了事。王大爺的老婆，也就是王大爺的小老婆，她昨天晚上睡不寧靜，今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幾處紅腫的地方。王大爺一看，嚇壞了，趕緊叫了幾個醫生來看。醫生們檢查後，說是受了涼，加上火氣太旺，才會這樣。王大爺聽了，心裏更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圍在王大爺家門口，看着那些醫生忙忙碌碌的樣子。王大爺不時地向我這邊看過來，眼神裏充滿了焦慮和不安。

第三天，天氣晴朗了一些，但我心裏卻一直悶悶不樂的。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想起了那個對我說『你是你爹』的男人。他的樣子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還有，他說的『你受苦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翻滾着，讓我感到越來越迷茫。我決定去找他問清楚。我來到那間屋子，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讓她幫我轉告那個男人。老婦人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等了半天，也沒見到那個男人的影子。我又去了幾次，結果都是一樣。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覺得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發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我。我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個男人。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沉默了好幾秒鐘，才開口說道：『你找我？』我點點頭，問道：『你就是……』他打断了我，說道：『我就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震，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看着我，眼裏闪过一抹不易察覺的光彩，然後說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個好地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跟了他。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來到一條狹窄的小巷裏。小巷的兩旁都是高牆大院，顯得格外幽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顯得那麼沉重。我緊跟着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就這樣，我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停下來，回頭看着我，說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除了幾棵枯樹和一些破爛的房子，別的一無所有。我感到更加害怕了，想要轉身逃跑，但他卻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拉向他身邊。他低聲對我說：『別怕，這裏很安全。』我聽了，心裏雖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裏佈置得很簡單，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把我和他一起住進來了。他看着我，眼裏閃爍着淚光，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聽了，心裏不禁酸酸的，眼眶裏也湧起了淚水。

他接着對我說：『你現在就住在這裏，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告訴我。』我點點頭，不敢再說話。他看了我一眼，又嘆了口氣，說道：『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我聽了，心裏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運將和這個家緊緊地綁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門去。只見院子裏圍着一群人，都在吵吵嚷嚷的。我好奇地走了過去，想看個究竟。原來是隔壁家的王大爺家出了事。王大爺的老婆，也就是王大爺的小老婆，她昨天晚上睡不寧靜，今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幾處紅腫的地方。王大爺一看，嚇壞了，趕緊叫了幾個醫生來看。醫生們檢查後，說是受了涼，加上火氣太旺，才會這樣。王大爺聽了，心裏更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圍在王大爺家門口，看着那些醫生忙忙碌碌的樣子。王大爺不時地向我這邊看過來，眼神裏充滿了焦慮和不安。

第三天，天氣晴朗了一些，但我心裏卻一直悶悶不樂的。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想起了那個對我說『你是你爹』的男人。他的樣子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還有，他說的『你受苦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翻滾着，讓我感到越來越迷茫。我決定去找他問清楚。我來到那間屋子，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讓她幫我轉告那個男人。老婦人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等了半天，也沒見到那個男人的影子。我又去了幾次，結果都是一樣。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覺得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發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我。我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個男人。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沉默了好幾秒鐘，才開口說道：『你找我？』我點點頭，問道：『你就是……』他打断了我，說道：『我就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震，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看着我，眼裏闪过一抹不易察覺的光彩，然後說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個好地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跟了他。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來到一條狹窄的小巷裏。小巷的兩旁都是高牆大院，顯得格外幽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顯得那麼沉重。我緊跟着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就這樣，我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停下來，回頭看着我，說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除了幾棵枯樹和一些破爛的房子，別的一無所有。我感到更加害怕了，想要轉身逃跑，但他卻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拉向他身邊。他低聲對我說：『別怕，這裏很安全。』我聽了，心裏雖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裏佈置得很簡單，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把我和他一起住進來了。他看着我，眼裏閃爍着淚光，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孩子，你受苦了。』我聽了，心裏不禁酸酸的，眼眶裏也湧起了淚水。

他接着對我說：『你現在就住在這裏，以後有什麼事，只管告訴我。』我點點頭，不敢再說話。他看了我一眼，又嘆了口氣，說道：『唉，這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我聽了，心裏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從今天起，我的命運將和這個家緊緊地綁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了。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走出門去。只見院子裏圍着一群人，都在吵吵嚷嚷的。我好奇地走了過去，想看個究竟。原來是隔壁家的王大爺家出了事。王大爺的老婆，也就是王大爺的小老婆，她昨天晚上睡不寧靜，今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身上多了幾處紅腫的地方。王大爺一看，嚇壞了，趕緊叫了幾個醫生來看。醫生們檢查後，說是受了涼，加上火氣太旺，才會這樣。王大爺聽了，心裏更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這時，我也跟着大家圍在王大爺家門口，看着那些醫生忙忙碌碌的樣子。王大爺不時地向我這邊看過來，眼神裏充滿了焦慮和不安。

第三天，天氣晴朗了一些，但我心裏卻一直悶悶不樂的。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情景，想起了那個對我說『你是你爹』的男人。他的樣子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想知道他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還有，他說的『你受苦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翻滾着，讓我感到越來越迷茫。我決定去找他問清楚。我來到那間屋子，敲了敲門。門開了，一個老婦人出來開門。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讓她幫我轉告那個男人。老婦人聽了，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等了半天，也沒見到那個男人的影子。我又去了幾次，結果都是一樣。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覺得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炕上發呆，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我。我走出去一看，竟然是那個男人。他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沉默了好幾秒鐘，才開口說道：『你找我？』我點點頭，問道：『你就是……』他打断了我，說道：『我就是你爹。』我聽了，心裏一震，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他看着我，眼裏闪过一抹不易察覺的光彩，然後說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一個好地方。』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跟了他。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來到一條狹窄的小巷裏。小巷的兩旁都是高牆大院，顯得格外幽深。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顯得那麼沉重。我緊跟着他，心裏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就這樣，我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他停下來，回頭看着我，說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除了幾棵枯樹和一些破爛的房子，別的一無所有。我感到更加害怕了，想要轉身逃跑，但他卻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拉向他身邊。他低聲對我說：『別怕，這裏很安全。』我聽了，心裏雖然还是有些害怕，但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裏佈置得很簡單，只有一張床和一

以後的，我不需要這樣找。當時的情緒，我喝完了毒藥的最後一滴，於是，我捧好了這些信，放回原來所隱藏的地方，又鎖住了這扇屋。

我知道，假如我不到城市去，她一定在晚上查回來的。果然絲毫沒誤的，她回來了，她愉快的從馬車上跳下來，並且在走廊上向我擁抱，且熱烈的吻我，擁抱我。我假裝着沒大任何變故的發生。

我們間着餐，一同吃飯，照例，我們都人到自己的屋裏去睡覺，當時我決定了一種行為的進行，我將如瘋人之樣的引誘的實行了一種。

以後的，我不需要這樣找。當時的情緒，我喝完了毒藥的最後一滴，於是，我捧好了這些信，放回原來所隱藏的地方，又鎖住了這扇屋。

我到家時，伯爵夫人恰好趕到了。我認為她為了這樣難得的太過了，她在驚慌的碰見我。還可怕的，意外的消息幾乎使她昏迷過去。她用極奇異的態度訴說，當她試着安慰我的時候，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我沒有任何哭聲聽她的。我說這是真的。因為我不需要安慰於是她用極熱烈的態度握住我的手並且說她要將一個微氣信託於我，並希望我不要利用這個秘密。

於是她說起她會有一束信件交給我。已死了的妻子，因為那已死的特異情形，她不能放

在草間，茅田，密邑，陰曆的冬天裏，當許多多嘴說一世的胡木，都遺棄光禿枯槁憔悴的枝幹，沈默地立在一望陽光的催促下，獨做荒蕪提出一些日的，渲染了不少的寂寞與幽獨。

我愛梅花，我愛賞它那纖巧勻整的，高傲的品格中，我深切体会到了造物者的，我同情牠的身世，讚揚牠花的忠貞，記得少年時，在西湖故鄉，每當梅花在碧綠江畔的竹籬，淡黃的楊柳，飄香，清香的梅花。就在這漫花飛燕，有一才，傍幾翁上，他勝在一叢木荒上，台前邊一個綠色的姿，對他舉目，

梅

張中任

「梅的可貴，正，才能賞鑑它那孤傲，耐寒，迎風而不屈，活生生地把它斬斷，殘殘置置以徒一樣，供你臨臨的香與賞鑑，這種種行，豈，梅花啊！詩人吟咏的源泉，隱士愛愛新生！在朔風吹拂的雪地上，她是宇宙間，梅指五載了，而今，當我幾歲在這沙淒淒着故鄉冬天的風中，雖然在北國，我聽不——亞拉民那雲霧中，鍊月供渡日的孤寂；想起林處士的超逸，想起作者的孤寂，想茫的幻夢中。」

最令我感到奇怪的，要算要梅開了，梅枝盡了生枝的榮茂，降伏在兩旁勁嘯的朔風下，以平穩的曠野上，彎彎著生命與氣韻的梅，在白雲與紅的，淡紅的，綠色的嬌媚的花朵，替它默叩大地，五片圓圓似的花瓣。從它柔美的色彩，靜靜的芬芳，智慧與用心。

開放的時節，我惜同天風淘氣的俊俏，常常攜遊在旅客中間對奇巧展覽的心懷，欣賞那滿園幽永，令我對奇巧唱讚頌，從迷途來消解無情的光陰。偷偷地從竹籬園裏折了一枝梅花回來，心裏要插在窗牖，替它著身畫。

我當時躊躇地，以一瓣梅花的雕飾者的口吻，在它具有不可磨滅的個性，只有在雪地上，北風中，過冷而不僵的骨格與風姿；除你這癡情的幼童，把它拘繫在這遺墨是不見陽光的小屋角一隅的花瓶中，不是損毀它的生命，奪奪它的性格嗎？

當時，當我細細然，你我的離去，如你獨自撿走了我的離別，當我靜靜地，算起來，跨出家園的時候，我離別了你的離別，我靜靜地，算起來，跨出家園的時候，我離別了你的離別，我靜靜地，算起來，跨出家園的時候，我離別了你的離別。

我見你的身影，我懷念你光榮在我心，當我則靜靜地一分留作你，可憐離士已無家。」的古詩時，我落已離別別鄉數載飄泊的生活，我不禁陷入自己濺

一九四七，一，通化

行動，當我在半夜裏，在睡熟的時候我進入她的房子，我看著她美麗的天際的面孔，我自甘自語的說，在這綠野天化日之下要實行一件罪惡，這是一件怎樣的可怕的事呢。這毒藥已經在我心裏燃起了作用，已穿過我身體的各細胞。我將我的右手安靜的放在她的頸上，用我所有的力量扭住她的頸子，並且，我睜開她的眼睛，並且露齒的注視著她。然後她放出一點眼淚死了。她沒有留下一點秘密的動作，如此安靜的死了。她做夢也沒有殺了我，對我也沒有恐懼。一滴血供她的嘴脣上流出而滴落在我的頸上，滴在這個血點上。在翌日早晨，當我看見它已乾了，我的頸痕了，她沒有什麼麼痕跡。我擦掉它，也找不到任何痕跡。它住到我手裏時，電化到我手裏。

「她把你的信件放在什麼地方？」

「她說是在她的縫紉機抽屜裏保存著的。那些些用淡紅色的絲帶綁著，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用淡紅色的絲帶綁著，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出那所有的二十封信。」

「她急著的伸手來，我不敢睜眼，因為怕她讀了我的信件，以後，她很快的就走了。」

「一個星期過後，

動。鄧博也是合乎正常的人，沒有熱病。而這病人的每個手指都在顫抖着。

「以前，我沒有經驗過或聽到過任何像這樣一類的事情。」當然這次除了重新施手術之外，別無他法，但於第一次的經驗依然照例辦理，雖然病人如釋重負，然而這次他並沒快樂的過去。

是很有財富而且是很勤的。我每件事物都照世界上最節省而快樂，我在年前結婚，我們很相愛的，她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婦女，她且很美麗，很仁慈，且很愛我。最近的一位醫夫人的話，自嫁我後，她我，並且的心充滿感激。六月的時候，每天快樂的過去，每天

帶，並且一封一封的還信。

這是我一生最痛楚的時候。

它們像躍出對男爵最近親近的。它儘量不使我的朋友寫到它們的情調；而它們顯示了最溫柔的，然後，最深刻的熱情；如何動他。惠保持祕密，阿他是怎麼的論說，於一個來信的丈夫是

管理的人，帶她去看來賓室。庭院以外，關於這件事情沒有人提到任何的事情；因為這婦人是我的妻子。她沒有親屬，也沒有朋友，在波蘭問題還須查問。在波蘭以後，我放意的公使她死的消息以逃避她的詢問

「我不感到良心的刺痛，我有興趣的，但她不是母親。」我並不知道是錢的。

她那人的苦痛在於那上的一點，就是在那可怕的表裏，一滴血落在上面及那一。除了想起你曾意會的那一點，你會知道我們都不知道的。我不能解說這種痛苦這是安妥而痛苦的暗殺了我天所愛着的妻子的惡習。我不再揮扎悲痛痛苦，我要去會見她而得到她的懲罰。她真正的忘掉了我嗎？她是像活屠尸一樣的愛

笑聲盈室，這當兒，一個外科醫生進來，帶着一個失傷的，憂鬱的表情。

「一個月之內，我若再來時，請你不必驚奇。」他走時說。

「你不想那樣的。」

「上帝保佑你，」他用最後的口氣說。

外科醫生同他的幾個同事討論病症，他們每人表示着不同的見解，遂面會之，沒有一個能供職令入滿意的解釋。

一個月過去了，這病人沒有出現，幾個星期之後，從他舊居人出現的，是從他居住的地方來的一封信，這位外科

比前帶來更大的愉快，當我必須去公幹時候，她一定須到醫院

曹禺論

曹禺先生在美國來不滿二個月，到上立實驗劇院的電通

本的印象更其強烈。

中等身材，微帶瘦

悴的蒼白的臉龐，瘦

經常在運動，技術

四馬路。第二天有學生

，他梳上長髮，穿綢

快 時 慢

下午四時後去。

當即馬車開一拖出

天曉時光。我允許將在

無窮的丈夫啊！我們的

一封信都是在我們結

來得更好，但他作爲

個演員，要比他底「道

演」更優。他的講說

演不會得是在上課

他底爲一兩個字

語調，都顯着深索

語調，你假閉起眼

的，可以摸得着它們四

的擺下來，那就是一

好的文章，好的講演

演，有盡，滿得得可

便我們完著，但是他

不偏分重視理論，他

「我寫東西就沒有照着理路做，寫的時候一想到理論就會停不出來。」

他特別指出：「福祿必先要在生活裏有工作，是要我們去搜集生活中間有那些經過的對話、性格和故事。經過提煉而紀錄下來。他非常細心地讀我們那些記錄，並且還在稿上寫些附註，指出有現實性和語言洗鍊的地方。」

那麼，這是真實的嗎？

東西，別聽我的那些東演講訴。」

他又嚴格地批判自己：

「我寫的東西有很多錯誤的地方，凡是我所能指出來的錯誤，我差不多都犯過。就一個最感痛苦的地方，就是我的東西全是對我寫的東西裏面，是我最為劇中人所說的活話，沒有劇中人所說的話。」

筆者謹在這裏虔誠地祝願他健康，並拭目俟他更好的創作。

四七三，寄於上海

自名已久之天山劇團，將繼「叙明倫」之後演出五幕歷史悲劇，「秦始皇與高漸離」。此劇悉
 銜述經判判之後高漸離秦之故事，情節可歌可泣，服設極其宏壯，在南市島全國性第一次之演出
 聞該團將於本月中旬與觀衆見面，屆時當有一番新聲應出。

將由天山劇團演出

李王芳催告魏懷仁緊要啓事
 今四載音訊全無如非死亡則係惡意遺棄氏在此來珠
 年九月間離蘭赴新迄
 生活終限一個月內來蘭相聚否則即脫離夫婦關係特此登報催告

中西藥房
 最近運到
 滋補康福多補力多
 衛生丸 樟腦餅
 淋病丸 烏利龍來蘇草
 感冒藥 樟檬精正痛
 止痛藥 片丸

地址 中華路
 號五之七四一

各種維他命丸
 安目眼藥水
 妙特靈藥水

華泰厚藥房

地址：蘭州中華路道陸巷轉角

前濟南醫院迪化首
醫院小兒科主任

北平

惠康鑲牙館

精乃鑲牙
鑲固不脫
鑲牙不痛
鑲牙不礙

老九十九路寧遠街口

利華鐘表眼鏡行

玉盛祥鐘表行

不賣次貨不定大價

是本院的營業宗旨

新式掛鐘
各式高筒
近光眼鏡
品脫石鏡

坐鐘合鐘
太陽眼鏡
式樣最多
貨全價廉

蘭州中華路二三二號

國醫喬爾賢

針藥互助功效神速

民國路倉門巷六號

到 強身補腦 血維隆 葡萄糖針

續壽先大夫 地址 中正路 四九號

欲得精美印品請至

新興實業社

▲定能使君滿意▲

因製精美，各界交口贊譽！
定價低廉，願主一致稱道！

各式真貨，請來，信付，價
美，商標，監票，禮券，發票，
仿單，摺告，中西各式名片等。

地址：(廣東省城十甫前街) 號三十

茲遺失第七區公路
四二號員工程管理局第三
明作發外特此登報聲
茲有不慎遺失甘肅
省政費〇一九七
號證書一枚特此聲明作
廢軍車袖發為荷
馮久輝啓

茲遺失大學失關
八五號除呈請本校
證書外特此聲明作廢
劉永輝啓

本公司現行車四
二八零號行車
照乘經作廢
特聲明作廢
中國石油公司
蘭州營業所

經濟廣告

蘭園電影部

映放日今
巨變神祕
七片情奇舞彩

時人

即時映放
(臨時新)
時二午下場一
時四午下場二
時九午下場三

金城

映獻日今
歷裝古產國
片巨唱歌史

劉 燕 雲
演合星明大各

隋場帝原

看瓊花名色春

綠洲

開時新

時二午下場一
時四午下場二
時九午下場三

映獻輪首日今

淚酒樓思地

楊志遠 主
轉本
思地相
有能

慶餘齋

專門承印

各種名片

交貨迅速
價目低廉
地址
號三十路正中南行銀央中

勝利

開時映放
時二午下場一
時四午下場二
時九午下場三

映放日今

銀鎗盜

王元龍周文珠 主
為故友人法場認罪

贈送

重慶崇溪牧草中一段二號勝利出版社附贈各種
照片應有盡有目錄函索即寄

優待各地民
贈送此廣告
德意六國入
體四十八幅
向法

英政府召回蒙巴頓 對印政策仍不變更

僅在磋商移交政權之建議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電】英政府今日宣佈，蒙巴頓爵士已於今日下午由印度返回倫敦。英政府對印政策，仍無變更。蒙巴頓爵士在印度期間，曾與印度各黨派領袖，就移交政權問題，進行廣泛之磋商。蒙氏曾向印度各黨派領袖，表示英政府對印政策，仍無變更。蒙氏並曾向印度各黨派領袖，表示英政府對印政策，仍無變更。蒙氏並曾向印度各黨派領袖，表示英政府對印政策，仍無變更。

蘇京外長會議失敗後 英下院辯論外交

對德和約與俄國努力溝通

【中央社倫敦十七日電】英下院今日下午，就蘇京外長會議失敗後，英政府外交政策，進行辯論。辯論中，對德和約與俄國努力溝通，為主要之辯論點。辯論中，對德和約與俄國努力溝通，為主要之辯論點。辯論中，對德和約與俄國努力溝通，為主要之辯論點。

七區公路特審部 代表大會宣言

【本報訊】七區公路特審部代表大會，今日在該部舉行。大會通過宣言，強調七區公路之重要性，並呼籲政府加強對七區公路之建設與維護。大會並通過宣言，強調七區公路之重要性，並呼籲政府加強對七區公路之建設與維護。

日政局趨趨明朗 誰為首相仍未決

【中央社東京十七日電】日本政局，今日趨趨明朗。誰為首相，仍未決定。日本政局，今日趨趨明朗。誰為首相，仍未決定。日本政局，今日趨趨明朗。誰為首相，仍未決定。

成立巴力斯調查委會 聯合國特別大會已結束

【中央社華盛頓十七日電】聯合國特別大會，今日在華盛頓結束。大會通過成立巴力斯調查委會，以調查巴力斯事件。大會並通過成立巴力斯調查委會，以調查巴力斯事件。

國際糧食 糧食問題

【中央社華盛頓十七日電】國際糧食問題，今日成為聯合國特別大會之主要議題。大會討論糧食問題，並通過相關決議。大會討論糧食問題，並通過相關決議。

中央信託局蘭州分局啟事

廣東老牌 著名良藥

黃寶善

化驗註冊 藥房有售

退熱散 清火退熱 治小兒驚風 治小兒疳積 治小兒咳嗽 治小兒腹痛 治小兒泄瀉 治小兒感冒 治小兒發熱 治小兒驚悸 治小兒失眠 治小兒多汗 治小兒盜汗 治小兒自汗 治小兒遺精 治小兒白濁 治小兒淋病 治小兒梅毒 治小兒瘰癧 治小兒癰疽 治小兒疔瘡 治小兒瘰癧 治小兒癰疽 治小兒疔瘡

律師 張鴻儀 受蘭州市 運輸木筏業職業工會 常年法律顧問

國立獸醫學院採購建築材料通告

中央信託局蘭州分局標售零損磚散茶啟事

蘭大運動會新出現

本年度大學招考新生 北大清華將聯合辦理

【本報訊】本年度大學招考新生，北大清華將聯合辦理。北大清華將聯合辦理。北大清華將聯合辦理。北大清華將聯合辦理。

專科以上學校招生 教育部規定劃一辦法

【本報訊】教育部規定劃一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招生。教育部規定劃一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招生。教育部規定劃一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招生。

蘭大運動會選拔 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本報訊】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新友光隊加緊練習

運動會上新出現

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

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蘭大運動會選拔，常勝隊敗於俄文班。